

儀禮正義

冊八

儀禮正義二十八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帷堂

徹事畢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婦亦如之言大斂之事吳氏廷婦人

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

袒大斂變也不言髻免髻髮小斂以

來自

疏

正義曰小斂後婦人位在阼階上今在尸西東面者以男子

若矣將升故也親者謂衆主人也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

西面則在尸東矣婦人由阼階上轉而西東面亦出于足可知也○

注盛氏集編本據賈疏及集說於大斂變上增爲字云袒大斂變

也者前小斂袒斂畢乃襲此將大斂故又變襲爲袒也云不言髻免

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者以男子髻髮免婦人髻自小斂以來俱若

是未改故不言也士盥位如初亦既盥並疏正義曰如初如小斂時

至成服乃易之也士盥位如初亦既盥並疏也小斂士盥二人以並

東面立于西階下俟舉尸此亦如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

之故注云亦既盥並立西階下也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

正義曰如初謂席之下莞上簟亦如小斂時也其布之處則異注

云鋪於阼階上者下記及禮記多言大斂于阼是也鋪亦布也雜記

曰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即布席也云於楹閒爲少南

者賈疏云以其在阼階上故知於楹閒爲少南近阼階也商祝布絞

紼衾衣美者在外君綖不倒至此乃用君綖疏正義曰商祝布絞紼

也其布之序先絞次紼次衾次衣美者在外指衣言此時先布之則

斂時在外也君綖先祭服祭服先散衣美者即指君綖言秦氏蕙田

中

華書局聚

云服之美者莫如君祔大斂用之所以章君之賜也故在外而不在內敖氏云君祔不倒尊也以祭服視散衣則祭服爲尊以君祔視祭服則君祔爲尊惟君祔不倒則祭服亦有倒者矣今案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此經小斂言祭服不倒大斂言君祔不倒者喪大記統君大夫士言故以祭服爲尊此士禮故以君祔爲尊小斂不用大斂用之也李氏如圭云襲以明衣裳親身則祭服美者居外小斂衣美者在中大斂衣美者在外三相變注云至此乃用君祔主人先自盡者以斂時在外爲上服主人不敢以己衣加於君祔之上故先自盡其衣至大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以方斂疏正義曰有大斂而後用君祔也非斂時則當降拜之夫則告謂此時有大夫來則告以方斂也檀弓曰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也注云後來者謂方斂之後而來對未斂之先來者言也主人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未大斂之先而有大夫來當卽拜之此方斂不及拜故使人告之也云非斂時則當降拜之者此鄭申釋經意言大夫來非當斂時則主人雖在堂上亦當降拜之矣敖氏云告謂告以主人方有事未及拜賓也非斂時則位在下來卽拜之語尤明切儀禮經是周公作敘次最完密禮記是後人所記時有參差鄭氏注亦不能無出入如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的是此經之傳此經敘有大夫則告於布席布絞衾衣之下正所謂當事也鄭注檀弓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據此經釋之是矣而又云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此出字便含混蓋意欲牽合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之文也案喪大記則出與下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皆爲出於室蓋始死男女哭位俱在室也小斂後主人位在阼階下無所謂出又喪禮非君命無出門迎法則亦不得以出爲出門喪大記之文本與禮經不合前已辨之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據此文上俱云未小斂則士之喪亦指未小斂言也此經未小斂唯
為君命出若如記文則未小斂於大夫亦出其誤明矣鄭注此經云
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而檀弓注又云主人無
事則為大夫出此出字何指邪孔賈二疏欲合檀弓喪大記為一而
於出字終多齟齬至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
成踊乃襲孔疏引崔氏云謂斂竟時也與此經尚合下云主人奉尸
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即雜記所謂大夫至
雖當踊絕踊而拜之也又云主人復位踊襲即雜記所謂反改成踊
乃襲也此在既大斂之後也又下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
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注云視斂姜氏北錫欲與此經牽合為一
謂此記擯者以主人當事告而大夫因升視斂以降也劉氏合拱遂
云有大夫則告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未然今案記所云大夫升
自西階視斂當指未斂時先至之大夫言君於士尚視斂豈大夫先
至而不視斂乎記又云大夫逆降復位明是先已在位可知若後來
者聞告而升視斂則先本無位安所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
謂復以是考之姜氏劉氏之說非矣

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疏正義曰士舉遷尸謂自堂上兩楹閒遷尸于阼階上復位復西

階下位主人踊無算亦如小斂也卒斂徹帷謂卒大斂而徹帷自是
不復帷堂矣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均如小斂時也主人西面主
婦東面喪大記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
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此雖記君大斂禮儀節亦略與士同

右大斂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

疏正義曰自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蓋殯也檀弓曰蓋於客位此至踊襲

言殯於西階上之事。○奉尸斂于棺謂自阼階上奉尸斂於西階上棺中踊如初亦踊無算也。乃蓋謂加蓋于棺也。吳氏廷華云亦士舉男女奉之經言主人者明所統也。敖氏云納尸於棺則尸藏不見矣。故亦以斂言之。蔡氏德晉云殯時亦南首經不言者自始死遷尸以來皆南首故不必言也。注云棺在阼中者前升棺時已置棺於阼中至是奉尸入棺所謂殯也。以經言斂未言殯故注明之。又引檀弓

以證之。客位西階上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坊記同案飯後有襲尸遷於襲牀之事既乃遷於戶內小斂後又有奉尸於堂兩楹閒之事既乃遷於阼檀弓坊記亦舉大略言之耳。公羊傳定元年正棺於兩楹之閒何休注云禮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閒大斂於阼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又云禮天子

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主人降拜大夫之後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

至者北面視殯西階東疏正義曰大夫之後至者即上注云後來者

義並詳上北面視殯注云北面於西階東謂主人降拜賓後即在堂下西階東視殯也吳氏廷華則謂升階視之塗必親泣之也。今案

吳氏之說似長經不言升階文省耳。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阼階上疏正義曰衆主

階下之位婦人東復位復阼階上之位方氏苞云揭衆主人婦人之復位則主人奉尸斂于棺皆從至西階視蓋與殯可知矣。遷尸者士

而男女奉之皆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以木覆棺上而疏正義曰

如初亦可知矣。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塗之為火備疏正義曰

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是此經脫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每旁二筐先大父三禮札記云此經無各字有三證孔疏述注無各字一

證也鄭注周禮小祝亦引此經作旁一筐無各字二證也喪大記注末云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如敖說每旁二筐則與此注自相矛盾矣三證也記注各字當為衍文今案旁一筐者謂首足左右四旁每旁一筐也敖說非乃塗踊無算以尸柩不見也注云

以木覆棺上而塗之者即喪大記所謂塗上也卒塗祝取銘置于殯之制尊卑不同而必塗之者皆以為火備也

主人復位踊襲為銘設柩疏正義曰卒塗祝取銘置于殯者前作銘

所以表柩故也儀禮釋官云此取銘者周祝也今案卒塗而後言主人復位則殯時主人悉泣之也踊襲者復阼階下之位成踊乃襲維

記曰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在斯時也注云為銘設柩樹之肆東者或以柩為木名非也柩即足附說文柩闌足也詩常棣鄂不

韡韡鄭箋云不當作柩柩鄂足是也銘之竿為杠設柩以樹杠如足然故謂為柩也置于肆者置于肆旁非置于肆上肆西逼近序牆故

知樹之肆東也○李氏如圭云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三日大夫士三日雖同而士則通死日數之故喪大記又

謂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士之喪二日而殯二日者自死之明日數也問喪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今案鄭注喪大

記云士之禮死與往日日生與來日此二日于死者亦得三日也又鄭箴膏肓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

尊卑相下之差數是也王氏士讓云士庶人皆三日而殯蓋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連死日數之為三日曲禮所云死

與往日也自始死之奠小斂之奠大斂之奠皆主人不親奠而舍則親之飯則親之馮尸則親之奉尸斂棺則親之視殯則親之哭殯則

親之此以見主于哀主于慎者必躬親之而儀物有不及親奉者喪事遽遽孝子之情也

右殯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

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

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

疏正義曰自此至丈夫踊言大

者中卽前祝徹以授執事者至是祝仍受巾執之與執席者俱從執燭者升自阼階入室而設于奧也凡爲神設席于室中者皆東面士

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是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

注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須燭照之爲明故燭先升敖氏云周人斂

用日出故旣斂而室猶闇須用燭也云自是不復奠於尸者小斂以前皆奠於尸東自大斂奠以後朝夕奠朔月薦新奠皆尸柩在西階

上而奠於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旣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於室也今

案此卽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者此時未奠而先以巾席設于奧是安神位也云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

釋宮文云執燭南面者以奠在室之南執燭者須近北照之爲便故云南面也云巾委於席右者設席東面則以南爲右吳氏疑義云巾

以覆奠而奠陳于席委巾席右便其事也賈以神爲說非○案敖氏以巾席俱祝執之與注異但奠時人執一物未審可有執二物否俟

考

祝反降及執事執饌

東方饌

疏

正義曰祝反降階下適東方饌所而與執事者執饌以待也

士盥

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饔三列腊進柢

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局鼎

札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鬻脊也左首進鬻亦未異疏正義曰鼎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古文首爲手鬻爲者疏入亦設於

阼階前北上以豚爲上也魚三列則是每列三魚三三而九也腊進祗與豚同也注云魚左首設而在南者李氏如圭云左首据執者

言之西面設于奧于席前則右首也今案神席東面以南爲右執者西面以南爲左執者必左首進之乃得在南自神席視之爲右首是

言左言右雖有不同而在南則同故云設而在南也但左首之義當以反吉爲正詳公食大夫禮云鬻脊也者少儀字作鰾注亦同云左

首進鬻亦未異於生也者公食禮魚七縮俎寢右注云寢右進鬻也是生人食法若少牢禮言首進腴則異於生人矣此言進鬻是未異

於生也云亦者上小斂奠進祗注云未異於生此云亦亦進祗也少牢賈疏云鬼神進腴者腴是氣之所聚生人進鬻者鬻是脊生人尚

味故也云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者賈疏引檀弓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進魚不異於生是不致死也云古文鬻爲者者

說文鬻部無鬻字龍部龍下云龍者脊上龍龍也段氏玉裁云許於此字從禮古文不從禮今文者老也老則脊隆故凡脊曰耆或作

鬻因馬鬣爲此字也胡氏承珙云案漢書楊雄傳充鉗癢耆孟康服虔皆以耆爲馬脊鬣文選七發薄耆之炙亦止作耆後乃加鬣作鬻

或又作鰾少儀夏右鰾上林賦捷鰾掉尾此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皆耆之今字鄭以鬻字經典承用故從今文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

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祝

云夏祝及執事盥此不言盥省文注云如初奠由楹內入于室醴祝先升者謂如小斂奠祝執醴先升也餘詳前

酒北面亦如疏正義曰楹內東楹之西謂執醴及執酒日籩俎者升初自阼階皆由東楹之西入于室也敖氏以楹內爲東

義禮正義卷二十八 四一中華書局聚

楹北非下由楹西謂西楹之西也注云亦如初者指醴酒北面而言上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西上此醴酒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

也初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

巾如初右菹菹在醴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疏**正義曰豆有二統於執設者統於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疏**言右菹則左醴

可知矣栗脯兩籩也豚當豆當兩豆之東也魚次在豚俎之東也腊特于俎北在豚魚兩俎之北也醴酒在籩南在栗脯之南也巾如初

亦如小斂奠設饌訖巾之也此先設豆籩而後設俎設醴酒其序亦如小斂也注云右菹菹在醴南也者席東面以南為右北為左云

右菹是菹在醴南也云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者案豆右菹與魚右首同而魚言左此言右與魚異者魚據執者言

之執者西嚮南為左故云左首豆據席言之席東嚮南為右故云右菹載謂魚載于俎設謂豆設于席載據執言之設據席言之故云載

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也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者上云栗東脯是栗在西脯在東此醴酒在籩南亦醴在西酒在東故云醴當栗南酒

當脯南也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

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為神馮**疏**正義曰既錯者即上執事執饌依之也**疏**者謂既置饌而出於室也立於

室戶西當南面以西為上侯祝出同降也祝後闔戶者祝錯醴最後因闔戶也祝後出而先降執事者從之故云先由楹西降自西階也

楹西西楹之西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敖云經惟云闔戶是闔未嘗啓明矣賈疏云重主道為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為踊節也

○禮經釋例云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士喪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

畢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也又云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爲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注爲神馮依之也君臨大斂畢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注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朝夕哭乃奠升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朔月奠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有薦新如朔奠既夕禮朝廟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注節升降疏云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既夕記朝于禰廟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禮徹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徹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降自西階婦人踊徹朝夕奠及朔奠從奠不云踊者文不具也徹無由重南東之踊節者變于奠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堂室者故以升階降階爲節既夕禮設祖奠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大遣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奠由重南東疏云奠來時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饌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東者禮之常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將祖徹降奠主人要節而踊注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疏云上篇徹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無升降之事直有往來經云要節而踊明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

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婦人男子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徹祖奠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猶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疏云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升自阼階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庭者故以來去為節來象升階去象降階也至于從柩而行之夕奠亦設于堂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亦設于庭皆不要節而踊者再設故也

右大斂奠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

送于門外

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揖就次言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賓出

婦人踊主人不踊者以方拜送賓也于門外亦適寢門外也下同主人復入與兄弟北面哭殯親之誼與賓異也注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者以兄弟出主人拜送與賓出文同故知歸也喪服傳雖有小功以下為兄弟之文然此經但言主人眾主人不言親者則親者亦在兄弟之中故鄭別之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以小功以下疎遠也賈疏云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今案此說是也云異門大功亦存焉者存在也鄭意以大功有同門異門之分異門者雖稍疎然視小功以下為親此時方殯尚未成服不特同門之大功在此未歸即異門之大功亦在此未歸故云亦存焉也賈疏以存為歸並引既夕反哭兄弟出主人拜送注為證誤甚彼注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賈以亦存焉即作亦可以歸解注語不嫌重複乎且彼於三

月既葬反哭之後而云亦可以歸此方喪三日而卽云亦可以歸又何太無區別乎喪大記曰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彼謂期服者也期服及同門大功之親卒哭而歸異門之大功反哭而歸小功以下既殯而歸是其差次故賈氏以既夕注證亦存之爲歸培暈卽以彼注而證亦存之爲亦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

揖就次

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

疏

正義曰言衆主人出門哭止則上主人入及兄

弟哭殯時衆主人亦在哭位矣東方寢門外之東方闔門自內闔之殯宮宜清靜也主人揖就次者主人拜送兄弟後卽不復入于是揖衆主人而就次衆主人亦各就次也姜氏北錫云上文兄弟等爲旁親衆主人等爲嫡屬故但云出門不云拜送而且皆西面于東方以待就次矣揖蓋示使就次然方氏苞云主人既殯就次而後有苦有塊則未殯之前有坐起而無寢興明矣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聖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者次喪居之總名喪大記曰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爲次以居是也服有輕重則居亦有異故鄭分別言之倚廬聖室詳喪服傳斬衰章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聖室芻蕘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鄭云有帷帳有牀第是又推而言之也或以鄭云異門大功及小功以下歸與閒傳不符案異門大功亦歸是賈之誤解小功以下鄭云可以歸言可原屬權許之辭其有誼重而顧居于次者禮亦不禁之也但小功緦麻不徒有席而又有牀第則幾與常居無異是服之至輕也

右大斂畢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

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拜送言君臨視大斂之儀○喪大記曰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又曰士在殯壹往焉案君於士禮宜既

殯而往弔其有加恩賜者則視大斂故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也言若有則不有者其常也既布衣君至者敖氏云君欲視斂則使人告

喪家故主人不敢升堂而先布絞紛衾衣以待其來案喪大記曰大夫之喪既鋪絞紛衾衣君至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

言既殯而往使人戒則未殯而往亦使人戒可知敖本此爲解其說是也雜記曰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案雜記公升乃鋪席與

喪大記不同吳氏廷華疑義云所傳者異當以此經爲斷是也注喪大

云賜恩惠也者鄭以視斂爲加賜於常禮之外故爲恩惠又注喪大記云爲之賜謂有恩惠是也云斂大斂者據喪大記文也案喪大記

又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孔疏云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者熊

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簫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

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今案據此則卿小斂而往是常加賜則未襲而往大夫大斂而往是常加賜則小斂而往士既殯

而往是常加賜則大斂而往故知此視斂爲大斂非小斂也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案弔服主人成服之

後與未成服之前異而未成服之前小斂後與小斂前又異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注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是成服之後乃錫衰與未成服之前異也檀弓

曰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武帶經鄭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是小斂後乃襲喪與小斂前又異也所以然者賓之弔服當視主人之服以爲節始死主人筭纁深衣而已故弔者裼裘小斂後主人變而袒括髮故弔者襲裘帶經成服而後主人斬衰故弔者錫衰周禮司服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三者皆主人成服以後之弔服故鄭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也往卽喪大記士在殯壹往焉之往謂往弔也又鄭注文王世子云君於卿大夫錫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與此注異者蓋此經言視斂注言錫衰皆據加恩惠者而言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則其常也賈疏謂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是已君加恩惠於士當視斂或有故未視斂既殯而往則服錫衰以示加賜也文王世子疏云士喪禮注云錫衰者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爲錫衰也今案孔疏前一說與賈同後一說恐非注意又敖氏謂君視斂朝服襲裘加經與帶成服之後弁經疑衰沈氏彤云此皆鄭是而敖非案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但言爲卿大夫不言爲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經也重服不以弔微爵不弁經則皮弁旣皮弁則亦皮弁服矣今案朝服是緇布衣皮弁服是白布衣此視大斂在旣小斂之後不宜朝服郊特牲曰皮弁素服以送終則視斂皮弁服爲宜又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鄭以爲弔他國之臣則弔士以皮弁亦所以別於本國之卿大夫弁經也沈氏謂鄭是而敖非其說確矣餘詳喪服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下主人出迎于外

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

疏正義

曰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敬君命也此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即不哭皆以君親至而加敬也還入門右北面以變服不敢迎於馬前故見馬首即還也門廟門也及衆主人袒者斯時主人及衆主人蓋皆北面在中庭以南近門俟君之入也褚氏寅亮云君不視斂主人先祖而後布絞紛衾衣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衣以俟至出迎君後始入而袒也此不哭固爲敬君矣但鄭注喪大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義亦可參看

執戈先二人後

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

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俛阼階北面凡宮

有鬼神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此殯宮而云廟門外神之書顧命成王崩于翼室而曰諸侯出廟門俟是也巫祝皆接神者先

大父儀禮釋官云巫男巫祝喪祝周禮男巫巫祝皆接神者先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男巫巫當下士喪祝當中士爲

之又云小臣周禮上士四人此二人先二人後喪大記君之喪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又云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

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君之常衛今案二人後亦執戈經不言者省文此巫祝小臣

皆從君而來者也注云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男巫巫職文彼注云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引之者以死喪是凶禍事

巫掌招弭故君弔使從也云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小臣職曰掌詔相王之小法儀又曰正王之燕服位今云掌正君之法儀鄭蓋

兼言之也又周禮大僕職曰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天子有大僕詔法儀故小臣詔其小者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故云

正君之法儀也云王弼則與祝前亦男巫職文周禮喪祝職亦云王弼則與巫前也引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異於生也者彼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菰可埽不祥云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者此鄭分別天子諸侯差等以檀弓巫祝桃茢並具爲天子禮諸侯使祝代巫執茢爲下天子但此經並無執茢之文據檀弓注則巫祝桃茢是未襲以前君臨臣喪之禮故孔疏云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今案此經君視斂在已襲之後而鄭云云者鄭欲解天子諸侯禮異故兼執茢言之其實止取證祝代巫前耳喪大記曰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彼是既殯而往故亦無執茢之文儀禮釋官云周禮王弼男巫喪祝俱前諸侯弼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代之前是下天子也李氏如圭云春秋傳曰楚康王卒楚人使魯公親綏魯人患之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檀弓亦云桃茢執戈惡之據此禮及喪大記皆不云桃茢桃茢其周之末造歟案劉氏敞有君臨臣喪以桃茢先起於周之末造之論謂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背死也李說蓋本於此江氏筠云桃茢之所自起乃是惡所以致其死者而豈其惡死者哉今案江氏此說甚善據鄭注檀弓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又解所以異於生也句云生人無凶邪則是所惡在凶邪之氣非惡死者故桃茢用之於初死未襲之前而既襲以後卽不用之亦可以得禮意矣云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俛阼階北面鄭言此者欲見小臣執戈前後乃君之儀衛平日出入皆如此非因弔喪而然也故周禮大僕職云王出入則前驅小臣云王燕出入則前驅喪大記曰君卽位於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注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與此同也云凡宮有鬼神曰廟者以此殯宮是適寢

而亦云廟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

故解之也問疾弔喪而入諸臣疏正義曰入門入廟門也方氏苞云君入門而

之家是謂君臣為誼疏辟不敢以凶服近君也侯君升而後哭拜於

中庭君升之而後就西楹東以視斂哀敬並伸如此注云釋采者

祝為君禮門神也者案此經作采而喪大記兩言君釋菜字俱作菜

故鄭解為禮門神與彼同也云祝為君者以祝主接神此經祝代巫

先故知祝為君禮門神也禮記月令文王世子俱有釋菜之文而周

禮大胥云舍采鄭注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采禮先師也

菜蘋蘩之屬占夢乃舍萌于四方鄭注舍萌猶釋菜也此鄭解采為

菜之義注不破采為菜者以喪大記作菜人所習知也引禮運者證

無故不來之義喪大記注亦云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

萬氏斯大以釋采為釋去吉衣其言曰以君之尊而下臨臣喪必禮

其門神而後入竊疑於禮未安蓋先儒緣喪大記譌釋采為釋菜遂

以為禮門神喪大記後人所述因古有釋奠釋菜之禮遂譌釋采為

釋菜不知采與菜不同釋菜者祭禮之細釋采者釋去吉衣也服問

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成服後言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

吉服而來不可卸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也豈禮門神之

謂哉今案周禮大胥注引或說云學者皆入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

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又呂氏春秋仲春入舞舍采

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此皆

不以采為菜與鄭異又夏小正萬用入學傳云大舍采洪氏震煊欲

解舍采為解釋采衣培翬嘗詒書洪氏謂入學舍采當從康成作釋

菜解以學記皮弁祭菜明云祭則其為祭先師之禮無疑也若此經

釋采萬氏說似亦可從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鄭注列采正服雜記

麻不加於采鄭注采玄纁之衣古時冕服皆玄上纁下朝服亦玄冠